

清宮

红尘尽处

上

爆走金鱼◎著



朝華出版社

清

紅心処

上

爆走金魚◎著



朝華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清宫·红尘尽处 / 爆走金鱼著. —北京:朝华出版社,
2007.8

ISBN 978-7-5054-1737-3

I. 清… II. 爆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
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128215 号

清宫·红尘尽处

作 者 爆走金鱼

出 版 人 郭林祥

责任编辑 张 冉

特约编辑 崔 西

责任印制 赵 岭

封面设计 小 贾

出版发行 朝华出版社

社 址 北京市车公庄西路 35 号 邮政编码 100044

电 话 (010)68433188(总编室) 68433141(编辑部)

(010)68413840 68433213(发行部)

传 真 (010)88415258(发行部)

投稿信箱 zhhbook@126.com

印 刷 三河市燕山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 710×1000 毫米 1/16 字 数 460 千字

印 张 30

版 次 2007 年 9 月第 1 版 200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装 别 平

书 号 ISBN 978-7-5054-1737-3

定 价 42.00 元(全二册)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·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



引子 · 1

第一卷 · 格格

第一章 · 古北口 · 康熙二十二年夏 · 11

第二章 · 紫禁城 · 康熙二十六年冬 · 25

第三章 · 慈宁宫 · 康熙二十六年冬 · 38

第四章 · 紫禁城 · 康熙二十七年冬 · 51

第五章 · 汤泉 · 康熙二十七年冬 · 59

第六章 · 山东 · 康熙二十八年春 · 66

第七章 · 江南 · 康熙二十八年春 · 74

第八章 · 苏州 · 康熙二十八年春 · 82

第九章 · 南京 · 康熙二十八年春 · 100

第十章 · 观星台 · 康熙二十八年春 · 113

第十一章 · 行宫 · 康熙二十八年春 · 134

第十二章 · 回航 · 康熙二十八年夏 · 158

第十三章 · 畅春园 · 康熙二十八年夏 · 172

第十四章 · 紫禁城 · 康熙二十八年夏 · 185

第十五章 · 承乾宫 · 康熙二十八年秋 · 195

第十六章 · 北京城 · 康熙二十八年秋 · 202

第二卷 · 慧妃

第十七章 · 承乾宫 · 康熙二十八年秋 · 211

目录

Contents



第十八章 · 东六宫 · 康熙二十八年秋 · 228

第十九章 · 紫禁城 · 康熙二十八年冬 · 245

第二十章 · 东六宫 · 康熙二十八年冬 · 263

第二十一章 · 畅春园 · 康熙二十九年春 · 280

第二十二章 · 蒙古 · 康熙二十九年夏 · 289

第二十三章 · 紫禁城 · 康熙二十九年秋 · 316

第三卷 · 慧贵妃

第二十四章 · 紫禁城 · 康熙三十四年冬 · 333

第二十五章 · 紫禁城 · 康熙三十五年春 · 361

第二十六章 · 承乾宫 · 康熙三十五年春 · 374

第二十七章 · 蒙古 · 康熙三十五年夏 · 388

第二十八章 · 紫禁城 · 康熙三十五年夏 · 398

第二十九章 · 承乾宫 · 康熙三十五年夏 · 409

第三十章 · 畅春园 · 康熙三十五年夏 · 418

第三十一章 · 畅春园 · 康熙三十五年秋 · 437

第三十二章 · 永宁寺 · 康熙三十六年冬 · 450

余韵 · 457

跋 · 469



引子

qingong • hongchenjinchu



年仅十岁的小显亲王丹臻在紫禁城里迷路了，他听见乳母的声音从很远的地方传来，他想跑过去，却越跑越远，乳母焦急的嗓音慢慢地低下去，再也听不见了。

这就是走丢吗？丹臻看着自己身上那身刚做的簇新袍褂，石青色的缎面补服上，前后左右绣着四个团龙花纹。补服里面还有蟒袍、中衣，加上刚才走得太急，热得冒汗，丹臻拿下了头上的朝冠，红宝石顶子在阳光下一闪一闪。他抓着朝冠，想起额娘说过，如果走丢了，就在原地别动。他左右一看，前面有个打开的门，小心翼翼地走过去，门里没有人，青砖地里冒着短短的草跟蓝色的二月兰，四方小院子里，一个大大的陶缸，除此之外，什么都没有。

丹臻怕热，坐在高高的门槛上，脚上那双黑色的朝靴，在朱红的门槛上一踢一踢，乳母什么时候才会找过来呢？

丹臻他想起照顾他的太监说，皇上叔叔住的地方，从第一间屋子住到最后间，每一间睡一个晚上，要花二十年才住得完。

“好热……”丹臻有点想哭了，他拿出袖子里藏的翻花绳儿，玩了一阵，觉得很没意思。

一只粉白蝶轻盈地飞过他身边，缓缓地进了小院子，却又不继续往前，反飞回来，有一搭没一搭地绕着丹臻转，直到他站起来，跟着小白蝶走。



“你要带我去哪里啊！”丹臻压低了声音问，抓着朝冠，紧张兮兮地说，“我……我不能跑太远，嬷嬷会找不到我的。”

小白蝶不管他，只管自个儿上下乱飞，丹臻跟着它绕了一圈，来到后院，那里长着一树海棠，两旁生着翠竹，竹叶摇曳中，一个梳着包包头的小女孩站在树下，听见声响，转过头来。

“你是谁啊？”“你是谁？”

两个孩子同声大叫，又同时说“你先说”、“你先说”。

两个孩子都红了脸，丹臻毕竟大一点，他故作不在乎地说，“我是显亲王丹臻。”

“骗人，王爷们都留着老长的胡子，话也说不清楚，走路还发抖呢！你才多大呀！”小女孩笑了，白皙水嫩的鹅蛋脸上，有一双满蒙人都少见的大眼睛。丹臻此时才发现，她是个很漂亮的女孩子，浅蓝色的旗袍下是同色的裤子，湖色的比甲，她大约给丹臻瞧得有些不好意思，摇了摇手上抓的一颗梨：“你要不要吃梨？”

“你吃就成了。”丹臻说，其实他最喜欢吃梨，但是在这个比他还小的女孩子面前，怎么可以抢人家的梨吃呢？

小白蝶再也不管丹臻了，翩翩飞到海棠花上，小女孩一笑，垂着的两绺丝带便落下来，她走近丹臻：“帮我削梨。”

“梨还用削？一口咬下去就得了，你不懂，梨的皮，才好吃呢！”丹臻看着那颗又大又饱满的梨，梨上还系着红带子，咽了一口口水，“再说，哪来刀子削梨啊？”

“喏！”女孩子把梨子放到丹臻手上，不知从哪儿寻出一个明黄小包，里面放着一把打磨雪亮的小刀：“这是皇上给我阿玛的，说是红毛番的东西，可利着呢！”

“刀子给我，你拿梨，这刀看起来很利，要划伤，铁定疼得紧。”丹臻说，把刀小心地接过来，把梨子给那女孩。其实他不会削梨，左看右看，赖了一阵儿，说服那女孩带皮吃，可又犯难了，“哪来的水洗梨子呢？”

其实，系着红带的梨是各地督抚进上来的贡品，在送到太后、皇帝驾前就会洗干净，只是两个孩子不知道，一个抱着梨，一个拿着刀，开始在小院里到处找水。

小白蝶不知何时又飞了过来，上下盘旋，小女孩歪着头说：“这蝴蝶也怪，它缠着我们做什么？”

“会不会是它知道哪里有水呢？”丹臻也不解地看着白蝶乱飞着，他们两人对看一眼，决定跟着白蝶走。

小白蝶翩然飞出院后，带着两个孩子来到院子里的大陶缸前。丹臻比较高，攀着陶缸，往里看了一眼，小女孩问：“里面是什么？”

“是水。”丹臻低头看了她一眼，却又摇摇头说，“但是这水不能用吧？不知道放多久了？哎哟！”

小女孩错愕地看着丹臻，他脸上被溅了几点水珠，小女孩掏出帕子，给他擦了擦：“为什么会有水？”

“里头养着鱼呢！”丹臻的脸红红的，不知道是给太阳晒的，还是女孩擦得太大力。他转过身去，又攀着陶缸，小小声地说：“是条金鱼……”

“金鱼吗？我要看我要看！”

小女孩也要去攀陶缸，但是个子太小，又捧着梨，丹臻微笑：“要不，我抱你，这样就可以看到了。”

“嗯！”小女孩答应了一声。丹臻从她身后把她拦腰抱起，这才探头看见陶缸里，养着一朵含苞青莲，刚才那只小白蝶轻飘飘地降落在莲花上，收起翅膀；莲叶下，一条金红色的金鱼自在地悠游着。小女孩伸手进去，戳了它一下，金鱼尾鳍一翻，沉进水底，也溅了她几滴水珠。

丹臻放她下来，看见她脸上也有水花，伸马蹄袖给她擦掉。她笑了笑，一个小酒窝陷在腮边，丹臻期期艾艾地说：“唉……这……这……水……这水不能拿来洗梨，可怎么办呢？”

小女孩看着梨子，脸上也红红的：“算了，顶多把皮丢掉成了。”

两人坐到门槛上，丹臻小心地用刀切了一片梨子，因为没有垫着的东西，不能直接切成两半，两人你一片、我一片，分吃着那颗大梨子。那只小白蝶又飞了过来，丹臻切了一小块，丢在地上，小白蝶就扑了过去，停在梨上。

“我说这只蝴蝶怪怪的，它是不是迷路啦？”丹臻不解地看着蝴蝶说。

小女孩吃着梨，耸了耸肩：“我也迷路啦！”

“你也迷路？”丹臻喊了一声，看见她点了点头，不知道为什么有点开心。他喜滋滋地吃着梨，半晌才说：“我好像也迷路了。”





“朕来带路。”一个沉稳的男人声音从背后传来，两个孩子回头，二十岁的康熙皇帝穿着月白长袍，腰间束着银白带子，外罩一件缎面天青巴图鲁背心，正笑吟吟地看着他们，一双明亮的眸子促狭地看着丹臻。

“皇上。”

丹臻喊了一声，康熙抬阶而上，拍了拍他：“小子，四下不见，你额娘都快急疯了，你倒好，跑英华殿来找小姑娘了！”

丹臻讷讷地低了头，却见那小女孩蹲身一福，郑重而优雅地说：“皇上吉祥。”

“吉祥，你是谁家的小姐？这深宫大院的，一个小姑娘乱跑，可多危险？”康熙和蔼地说。

丹臻虽然低着头，却聚精会神地听，他还没问她的姓名呢！只听女孩子口齿清晰地说：“奴婢是科尔沁三等台吉、江宁将军阿郁锡的女儿，博尔济吉特氏·留瑕。”

“哦？阿郁锡的女儿？那你是朕的小妹妹了，知道吗？你的阿玛跟朕的阿玛算是表兄弟呢。”康熙笑了起来，伸出手来，“来，朕看看你。”

留瑕怯怯地走上前去，雪白的小手，放在康熙长了硬胼的大手上，康熙仔细地看了看她，笑着说：“你长大了，一定会像太后、太皇太后那样，是个大美人儿。到时候，朕一定给你找个好婆家。”

留瑕羞红了脸，虽然还小，但是她给福晋、命妇们闹得有些烦了，这次随父母进京述职，大伙儿看见她，都说要给她找婆家。她挣开了康熙的手，躲到丹臻背后去，牵着他的补服下摆，不说话了。

“小妹子害臊了，要不，朕把你指给丹臻吧！”康熙朗声大笑，旁边的小太监过来，把丹臻手上的小刀收走，又不知从哪儿寻来了水，给两人洗手，康熙淡淡一笑，“走吧！”

两人跟着康熙走。英华殿供奉着佛像，在紫禁城的西北角，离主建筑有很远一段距离，康熙是来帮太皇太后祈福的，他的肩舆停在不远处。他上了肩舆，两个孩子本要跟着用走的，康熙却说：“丹臻是男孩子，锻炼一下，小妹子上来跟朕一起坐肩舆。”

留瑕让人抱上肩舆，坐在康熙腿上，康熙踢了踢栏杆，轿夫便抬起肩舆走了。肩舆虽然走得四平八稳，不过留瑕坐在康熙腿上，总觉得离地面很远。她

向来怕高，又不敢去抓康熙的手，只能紧揪着袍子，有些畏惧地盯着地面。

康熙静静地看着她，凝脂般洁白的皮肤下透出健康的血色，脸上有细细的汗毛，给阳光一照，像鲜桃般甜净，他感觉到她在轻轻发抖，便问：“你怕？”

留瑕转过头，毫不犹豫地点了点头，康熙这才发现她眼睛水汪汪的，像是要哭似的，他柔声说：“不怕。”

留瑕似乎没有听见，依然紧盯着地面，肩舆轻轻一晃，她“呜”了一声就想放声大哭，但是一瞄见康熙，又忍住了。康熙一笑，他从没哄过孩子，孩子们一哭就让人抱去旁边，从来用不着他担心，可是留瑕那万分委屈的表情，却让康熙觉得怜爱。他将她抱近些：“不怕，颠不下去的，要真怕就抓着朕，嗯？”

“可额娘说……要遇见了皇上，要有礼貌的……”留瑕凝视着康熙，认真得像个大人。

“小东西，你倒知礼。”

康熙微笑，轻轻一点她的鼻子，留瑕羞怯地对他笑了笑。那只小白蝶还在院子里飞来飞去，两个孩子与康熙一起走远了，千门万户的紫禁城中，时光悠悠地斜射在遍布着水痕的红墙上，像是凝固了。

紫禁城本身只有两个颜色——朱红与明黄，那样鲜明的色彩是属于国家的，在宏伟的人间天宫下，所有人变成了灰的、青的。太监穿藏青、宫女穿淡绿，就是王公大臣的朝服也是石青，黯淡得像随时可以隐没到阴影或者地底去。

中轴线上的三大殿、乾坤两宫由东西十二宫胁侍，穿过乾清宫东侧的景和门，就踏进了承乾宫地。一片朱红、明黄中，两树雪白从承乾宫的红墙内透出来，看不见树梢，看见的只有如飞鸟般远去的梨花花瓣，由着长风送入青云。

走进迤邐而开的履顺门、承乾门，阴暗的夹巷前端便是那两树梨花，前端的那扇门像一个画框，把这梨花院落框住，梨花冷香凝在空气里，像是吸进了冰水一般，凉得心肺一阵疼痛。

冷香默默地凋零了，满地梨花被收拾得干净，花季过后，承乾宫门被牢牢闭锁，一院的女人心事，被封在残余的香气中，静等待着下一次宫门重启。

水溶溶的斜阳独自赏玩了多年的花开花落，宫外、城外的满天战尘，在花影摇曳间轻轻抖落，偶然有两个瘦削的身影穿过，轻轻说了一声“好香”，就离



去了。也许其中一人顺手抿了抿鬓角，将鬓边的红绒小花按紧。顺着那乌黑发丝往后，一条油松大辫子梳得光亮，红绒扎的辫坠在腰后随着步伐轻轻晃动，晃动的还有青缎鞋尖缀的浅蓝绒线，擦过地面，几乎没有声音。

那样身影属于宫女，宫中从来没有独自行动的规矩，一来是怕摸鱼，二来是怕迷了路，三来也是互相监视、别教出了丑事。

那两个宫女快步穿过东长街，走过永安宫前，一穿过仁泽门就出了东六宫地，走进存放宫中各项所需物品的诸库，什么缎库、茶库、南果房，等等。

两个宫女走在路上，来往于道间的苏拉太监与粗使宫女们，就都退到道边，轻声说：“姑姑好。”这是原本在理的，但就是老一点的、有点身份的太监，也要喊一声“姑娘”，轻轻点一下头，微微一笑，带着一点点的讨好，侧身离去。这不是谁都能有的光景，只有太皇太后、太后身边的得意大宫女才能露这样的脸。

两人微仰着脸穿过苍震门，一进了仁宪太后所住的宁寿宫地，仰着的脸就低下来，快步走进宫中。双双在太后跟前福身，用满语说：“老佛爷，奴婢回来缴旨了。”

“哦？给皇帝做的几样菜，他用了吗？合不合胃口？”太后也是一口流利的满语，她正剪着一丛盆花，头也不回地问。

“回老佛爷话，皇上说很受用。”

“嗯……受用就好，还有什么别的说的？”

“回老佛爷话，皇上说最近正拟着夏天要往口外避暑，问老佛爷可有想去的地方，还是想见什么亲戚朋友？皇上要张罗着给您办。”其中一个宫女将皇帝的话转述一遍。

太后点了点头，看着窗外，沉思良久，轻轻地一笑：“想见的人多了，一时也说不清爽。等皇帝明几个来请安，我再跟他说。你们下去吧！”

宫女们退下去，太后让人收了花剪，走到内间去，梳妆台上放着一串璎珞，她长长一叹，又叫了人进来：“去，把乌兰图雅寻来，我要她给拟个名单。”

等了一会儿，一个女孩子走进来，看见太后坐在炕边，望着窗外，她听见太后似悲又喜的声音说：“乌兰图雅，今年，你跟着回蒙古去看看吧……”

“奴婢遵命。”那女孩子蹲身一福，算是答应。

太后歪在炕边，指了指桌上的笔砚：“我要拟个觐见的名单，你写。”

女孩子站在条桌边，将那锭只磨了一小段的新墨用力在砚台里磨了几下，援笔写下一行行直书的蒙文字。透过支起的窗外，可以看见几只麻雀在地上跳动着。太后向那些麻雀微笑，那女孩子已经将名单写好，吹干了捧上，太后看了一眼，挥挥手：“收着吧！出去的时候，让小玲子她们拿点干米，喂一喂麻雀。”

迟迟春日洒落在金砖地上，稀薄白云飘浮在蔚蓝的天幕，几个小宫女抱着细竹篮，麻雀拍着短短的翅膀来到她们附近，暗金色的米粒落在青灰色的砖地上，不一会儿就被啄个精光。那砖地都用细泥浆澄过，米粒也嵌不进缝隙里，麻雀吃饱了，又拍着翅膀不知飞哪儿去了。

宫女们没有主子命令是不能出宫门的，最多也就只能站在门外看看可有一同入宫的小姐妹们经过，除此之外，别无消遣。

温暖的春日午后，太后正在午睡，阳光照着寂静的宁寿宫。紫禁城中的诸宫都不只是一栋建筑，而是整个建筑群的集合，每个宫都是由正殿、后殿、配殿与其他大大小小不等的建筑组成。宁寿宫中除了太后之外，还有先帝顺治留下的一些妃嫔。虽说是太后太妃，但是，使奴唤婢的威风下，是深沉的寡妇悲哀，守着一点过往的回忆，咀嚼着深宫中的寂寞，原本不老的，在那样的绝望中也要早早地凋零了……

乌兰图雅带着一个宫女走出宁寿宫地，她不像宫女们那样穿着淡绿色的袍子，而是灰府绸旗袍外罩秋香色坎肩，梳着旗头，踩着花盆底，往太皇太后的慈宁宫去。由于女眷不能走乾清门，她只能绕了好大一个弯，又从景和门绕过交泰殿、穿过西六宫与养心殿。走进慈宁宫时，早已过了午睡时分，送了太后要进给太皇太后的东西，又听太皇太后问了几句话，才准备退出，却听外头一声通禀：“老太太，圣驾到了。”

乌兰图雅听了，连忙起身告辞。她是太皇太后的族人，在太皇太后跟前一向不用自称奴婢：“皇上今儿请安迟了时辰，只怕等会儿就往太后宫去，我先告辞了。”

太皇太后见她如临大敌，笑了笑说：“急什么？皇帝又不是豺狼虎豹，能吃了你？就在这儿等着吧，一会儿跟皇帝一道去宁寿宫，跟着皇帝不用绕远路，省脚劲。”

乌兰图雅一蹲身，陪着笑说：“皇上是来给您老人家请安尽孝的，我杵在





这里做什么呢？再说，我多走几步也不碍的。”

说着，她就走了，也不走正门，绕到右方的徽音门，一走进夹巷，她就后悔了。要躲着康熙，他偏从夹巷的那一头晃晃悠悠地走来，她只得侧身退在道边，康熙也没有多看一眼，径自往慈宁宫正殿去了。她偷眼瞄去，见康熙身后那一长串的太监、宫女都走过去了，才起身站直了回宁寿宫去。她轻轻地呼出一口长气，不知怎么，脸上这才终于带了一丝淡淡的、一种属于女孩子的轻快来。

注释：

1. 仁宪太后：即世祖继后孝惠章皇后，博尔济吉特氏，多罗贝勒绰尔济之女、孝庄文皇后侄孙。仁宪太后是世祖后妃中最长寿的，一直活到康熙五十七年才去世，关于她的事迹在后面故事多有叙述，在此不赘言。

第一卷·格格

qingong • hongchenlinchu

第一章

gǔběikǒu • kāngxīèrshíèrniánxià

古北口

康熙二十二年夏

康熙二十二年的春夏之际比往常更为闷热，还不到万寿节¹，宫中就已经准备着替换夏衣。日光热辣辣地从明黄琉璃瓦上泼下来，连青灰色的砖地都热得烫脚。宫中虽说自有避暑之道，太后、太妃移到较凉爽的宫室，住处搭上天棚²防蚊通风。女人们一般还好，横竖不出去走动也就是了；王公、侍卫个个热得连饭都吃不下，还出过几件小太监晒得背过气的事儿，就是北京城里，每天也有几宗晒死人的案例。

紫禁城中轴线上的宫殿又比其他宫殿更闷热，因为是国家门面不能遮蔽，不仅没有遮荫树，就连天棚也不能搭，闷热得人人心情烦乱浮躁，苦不堪言。就是康熙皇帝心中，也是恨不能脱光了跳水里解暑。

一般人热起来，管他什么养生不养生，解了暑再说，但是康熙皇帝是个极为自制的性子，虽然体谅臣下，天热时赏些甜品、酸梅汤是常有的，但是他基

本上不碰。因他通医道，向来不主张吃生冷的东西，加上他又是热底子，冷食性热，也自知少吃为妙。

若说皇帝苦，当值的群臣们更苦。皇帝偶尔还能穿着夹裤、中衣、长袍就行，但是群臣们不管多热，朝靴、朝袍、朝褂、朝冠都需分毫不差地穿着。康熙皇帝重朝仪，要让纠仪御史看见衣冠不整，一个折子告上去，不知要带来多少麻烦，十年寒窗苦巴巴熬出来的前程兴许就这样没了。

湿了又干、干了又湿的朝服热烘烘地黏在身上，像一帖贴了太久的膏药，爱掉不掉的。一回家，撕下来的朝服就像水里刚捞出来似的。阔点的官儿自有下人收拾，明日换上干净的朝服当值去。清官、穷官不一定有替换的朝服，只能赶紧地让妻子洗净、浆平，好赶着明日还能再穿。

乾清宫西南隅的南书房中，人人挥汗如雨。低矮的一溜平房中，南书房行走与内阁群臣正在讨论几件奏折，商量好了回话，才由大学士们领头去乾清宫见皇帝。

这几件事，引发了康熙重整军备的心思，成篇累牍地谈起军政的事，康熙讲得忘我，一回神，却见人人满头大汗，他们又大多身材肥胖，一个个脸涨得通红，十分难受。康熙突然笑了出来，揶揄着众臣：“平日叫你们少吃肉、少吃补品，没人听话，过冬时候不觉得，现在天气热，一个个胖得流油，真是！”

众人露出了尴尬的笑，悄悄往后缩些，算是少数不怎么胖的大学士勒德洪赔笑说：“皇上圣明，少吃肉、少吃补品确实是养生之道，只是奴才们都有点年纪了，不像皇上年富力强。咱大清诸事都在赶着办，一年得当三年用，就像一辆马车，奴才们这群拉车的老马，拼老命也得往前冲，这才寄望于补品，想着能跟着皇上多跑几年嘛……”

“天下就你嘴油，越老越油，别打量着你不胖就上头上脸的，听说你中午又吃了便宜坊一整只烤鸭，往后别吃这么撑，伤胃！”康熙纵容地笑着数落，勒德洪早给他念得皮了，笑嘻嘻地诺诺称是。其实，康熙哪里听不出来勒德洪拍马、自表忠贞的意思？只是水至清则无鱼，有时候这些不怎么高明的马屁也要接受。他叫了人进来：“拿几个甜碗子来赐大人们用，上了年纪的人不好吃瓜，进些百合银耳来吧！”

不一会儿，几个宫女把甜品送上来，一色的官窑釉里红福庆碗中，淡金色的汤汁浸着满满的银耳百合跟几颗红枣。众人谢了恩，一人接过一只，小心翼翼地吃着。乾清宫的大宫女容兰捧了一只明黄龙纹瓷碗到康熙面前，康熙摇